DOI:10.13370/j.cnki.fs.2001.04.032

关于《论俗信》一文引文注释的指正

乌丙安

《民俗研究》2001年第2期的头题重点论文《论俗信》是一篇好论文，它无疑是即将出版的《民间俗信与科学文化》的优秀导论，引起了不少专业学者和青年学子的阅读兴趣。但是，由于该文在引文注释中的大意或疏忽，使一些手头缺少相关著作的读者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为此应予以公开指正，避免以讹传讹。

一位年轻的博士生给我打来电话，希望就他读《论俗信》一文中的某些段落，提出些质疑，请求解答。他说："我手头有先生的一部1985年版的《中国民俗学》，我想从书中查找《论俗信》注①中那段关于"宗教事象（广义的，其中包括民间俗信）是一定人群社会生活的产物，是在人们心理活动规律上有一定根据的思想反映"的原文出处。当我读完了该书的238页至242页论述"俗信"的专节后，并没有找到这段引文，于是我读了该书整个"信仰民俗"部分。还是没有找到这段引文。不知道是否在先生的新版《中国民俗学》中是否增添了那段引文？"该博士生的第二个问题是："当我读到《论俗信》一文的第5自然段时，文中提示说比较切近俗信定义的表述是把迷信和俗信当作民间信仰的两大组成部分，认为迷信与俗信虽然在构成的类型上极为相似，但其性质和手段却有明显区别，'俗信……事象从迷信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形成了一种传统的习惯。这些传统习惯无论在行为上、口头上或心理上保留下来，直接间接用于生活目的，这便是俗信。'这一大段引文在注解③中说是出自钟敬文先生1999年为《中国符咒文化大观》写的序言中。我在资料中查阅了钟老的这篇序文，其中并没有《论俗信》那一大段引文。可怪的是，这一大段引文却在您的《中国民俗学》一书85年版的238至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

242 页中全部找到。所以我怀疑《论俗信》一文中的注①引文，绝不是您的《中国民俗学》论俗信部分的文字；同样情况，《论俗信》注③引文，绝不是钟敬文先生在“序言”中论述的文字，这一大段引文正是出自您的《中国民俗学》85 年版 238 至 242 页中。我肯定地说：《论俗信》的三位作者把牵涉到学术理论观点的不同引文注解弄成了“张冠李戴”，把第一则引文强加到您乌先生的著作中，又把您乌先生的理论阐述错冠上了钟老论述的序言。我们手头又缺少各位先生的原著，如此这般按错中错地把上述引文引入我们青年研究生的论文中，岂不会造成更错的评述了吗？请先生细查，并为我解惑。”

我带着疑虑重读了《论俗信》一文，着重仔细对照了引文的注释，才发现第一段引文本与我的著作无关，却在注释中认定是我的立论和观点；同样，在文中引述我的《中国民俗学》原著一大段关于论俗信的文字，却偏偏在注释中认定是钟敬文先生的立论和观点。《论俗信》一文作者真的是“张冠李戴”了。青年学子一旦写文章照抄引文及注解，转引入自己的学位论文中，就会造成“以讹传讹”的严重后果。

在引文的标注上，如此不准确，假如是技术上的失误，就不如在引文时，明明白白写上原文出自某学者（作者）之手为好。例如，“有的学者把俗信看作是……。如钟敬文先生在《中国符咒文化大观·序言》中认为：……”；“有的学者把迷信和俗信看作民间信仰两大组成部分，如乌丙安在《中国民俗学》中认为：……”这样不是更准确而不致“张冠李戴”了吗？

希望《论俗信》的三位作者，在出版该书之前校订好类似错误的注释，否则会造成不应有的失误。

我以拥有原文著作权的资格，对上述引文注释失误提出公开指正，对青年学子抄文传讹之风有所警示；同时，对那位认真刻苦的博士生能仔细校阅学刊论文，找出重要错误表示感谢，并对如此谨严的治学品格表示由衷的赞赏。

请编者发表本指正稿件，以资更正。

2001.9.12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